

小朋友趣事

趙景深編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小朋友叢書之七
小朋友趣事
趙景深 著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33

859.6
129

小朋友趣事

目次

萬事不求人(熊志蘭).....	一
聰明和愚笨的婦人(章素吾).....	四
寶瓶(吳炳光).....	七
學官話(沈企璋).....	一
道士先生(殷作洮).....	一四
究竟是誰(殷作洮).....	二
不吉利的話(一) 襲祖興.....	三三
不吉利的話(二) (李師善).....	三四
吉利話(竺培元).....	三六
耐氣做人(竺培元).....	三七
呆子呆孫(施雅珩).....	四〇



私鑒裏的老先生(施雅珩).....四二

女婿與鵝(陳春詠).....四五

呆女婿

一(沈企璋).....四七

二(陳春詠).....五一

三(熊志蘭).....五四

四(龔祖輿).....五五

五(葛世雄).....五七

六(梁培樹).....六五

七(殷作洮).....七一

八(章素吾).....七八

九(孫俊在).....七九

一〇(施雅珩).....八二

一一(施雅珩).....八五

一二(竺培元).....八七

後記.....八九

萬事不求人

熊志蘭

有一個人，他娶了一位才女爲媳婦，她是很聰明的，樣樣事情都會做，於是她的公公便很驕傲的在大門口上貼上一張紙，上寫『萬事不求人』的字樣。

有一天，有一個人，經過他的門口，看見這萬事不求人的字句，他想怎麼這人如此驕傲，於是他跑到這人家裏，說：『你怎麼寫一張萬事不求人在門上？』公公說：『因爲我娶了一個很有才能的媳婦，她什麼都會做。』這人說：『好，你說你的媳婦樣樣都會做嗎？請你叫她和我織布，所織的布，要能遮着天頂這麼闊，要她做酒，酒須與海水一樣的多，要她養豬，豬須與一座山這麼大。』公公聽了此話

後，心裏很憂愁，睡在床上，她的媳婦來叫他吃飯，看見他如此不樂，就問他的緣故。他說：『我因為娶了你這麼有才能的女子，所以我就在門上寫了「萬事不求人」的字，現在有一個人要你織天頂闊的布，做海水多的酒，養山般大的豬，我所以很憂愁。』媳婦說：『公公這不要緊，請你吃了飯後再說吧！』於是公公才去吃飯。兩天後那人又跑回來問他事情做得如何？媳婦就對這人說：『你要我



織天頂闊的布嗎？請你先量量天有多少闊。你要我做海水一樣多的酒，請你量量海水有多少深，養山般大的豬，也請你稱稱山有多少重。」這人聽後，也沒有話說，嘴裏在喃喃不休，真是萬事不求人呢。

（流傳於廣東縣梅）

聰明和愚笨的婦人

章素吾

一個村莊裏，有陳吳二位先生，吳先生的妻子，是一位聰明而隨機應變的婦人，陳先生的妻子，不會說話而且又生得非常愚笨。一天陳到吳的家裏去，不巧吳已到外面去了，所以吳的妻子便走出來迎接他。吳的妻子問：『先生尊姓？』陳說：『耳東。』她便說：『陳先生請坐。』正在這時候，一個用人，用了桶盤捧了二碗茶出來。陳說：『你們這個桶盤倒漆得很好。』她說：『這是我們自己伙計漆的。』陳聽了心中暗暗的稱贊。到了家裏便把吳的妻子的話，一一告訴自己的妻子。陳的妻子聽了說：『這有什麼希奇！我也會的。』

過了幾天，吳到陳的家裏去，陳也不在，陳的妻子便走出來。她

說：『先生尊姓？』吳說：『口天。』
她聽了口向天的東西是什麼呢？便在屋裏到處去尋，尋到床底下一把夜壺是口向天的，她便跑了出來對吳說：『夜壺先生請坐。』吳聽了不免發笑，此時她手裏正抱了一個小孩，吳說：『這個小孩倒很好。』她聽到好字，便說：『這不是我們自己生的，是我們伙計生的。』吳聽了便哈哈大笑走了。

晚上陳回來，她的妻子便告訴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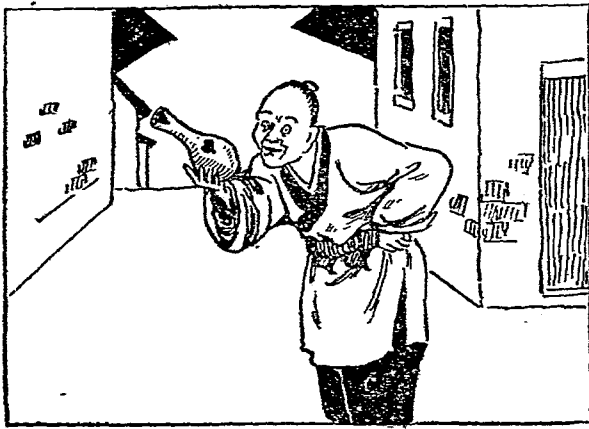
一切自己所說的話。陳聽了，兩眼突出，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

（流傳於浙江餘杭）

寶瓶

吳炳光

某城裏有一個很好賭的收買舊東西的商人王四，他常常把本錢輸去。有一次他輸了錢，無精打彩地回家的時候，在街旁拾到一個破舊的瓶子。他回到家的時候，他的妻子剛剛出外買東西去，他就跑到廚房裏打開鍋看看，又照樣蓋好，然後又跑了出去，不久他回來對他的妻說：『我們不要叫窮了，我得了一個寶瓶呢。如果你



不相信，我可以猜中今晚我們有些什麼菜。」於是他作問瓶狀，口念咒語，就說：「有鹹魚，青菜。是不是呀？」他的妻信以爲真，多麼歡喜，隨處告訴給人家說，她的丈夫有一個能知過去未來的寶瓶。

有一天，隔鄰的張二嫂，失了一隻金手鐲，走過來請王四問問寶瓶。王四真是難爲情了，又不好說不知道，只好作模作樣排開寶瓶，燃着香花蜡燭，在那裏唔唔地禱告，禱告完之後，就對一班傭人說：「寶瓶已經告訴過我，誰人偷去手鐲了。但是爲保守你們的面子起見，準你們今晚十二點以前把牠放回原處，不然明白宣布出來就要坐監呢。」說完之後他就跑了出去。偷東西的傭人以爲他真知道了祕密，就悄悄地放回原處。張二嫂得回失物多麼的歡喜，預備好看請王四夫婦吃一個大醉。

縣官大老爺適值失了一個玉印，師爺們告訴他：『王四有一寶瓶能知一切過去未來。何不叫他來卜卦看看呢。』縣官說『很好。』就差兩個轎夫，一個叫做阿鵬，一個叫阿旗，去迎接王四。王四聽得這消息就非常恐怖，因為他的瓶子那裏用得，然而又不敢直說，只好去看再作打算，於是沒精打彩地一路望衙門直跑。路過田邊，他見了一只螞蟥，他說：『螞呀，螞呀，你有水也要死，沒水也要死呢。』轎夫聽了之後，馬上放下轎來，哀求王四說：『王老爺！我們真該死，玉印是我們偷的，請你不要聲張罷！』『什麼！你們放在那裏？快些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不然我就告訴縣官老爺，把你們殺掉，』我們把玉印藏在階前第二個磚的底下，請大老爺開恩吧，不要供出我們的名字來吧。』王四說：『這是真的嗎，若果有一句假話，我就要告發了。』轎

夫說：『那敢撒謊呢！望你千萬開恩吧。』

到了縣衙之後，縣官很恭敬地招待他，請他問問寶瓶查玉印的下落。王四馬上拿出瓶子作念咒詞，又靠耳朵埋近瓶口裏，說：『玉印在階前第二個磚裏。』官馬上差人撬磚去找尋，果然如王四所說。縣官就賜給王四很多銀子。王四恐怕官老爺再要問他別的事情，所以他故意失手不慎，打破了那瓶子。

（流傳於廣東中山縣）

學官話

沈企璋

某人因想官話很好，可以和官談談，於是專門帶了錢出去學。一天，在路上看見了一個小孩子踢球。他問那孩子幹嗎？孩子說：

『是我，頑耍頑耍。這個實在有趣得很！』小孩子說的是普通話。他喜歡極了，也不知道說些什麼，祇想就是這幾句吧，不要當面錯過，於是請那孩子再說幾遍，自己也學着說了，得意揚揚



地回家。一帶鄉民們也都知道某人學會了官話，非常尊敬他。

有一次，地方上傷了人命，不知兇手，照例縣官要驗屍的，高搭着棚。但是鄉中誰也不會說官話，於是想起某人已學會了，就請來陪官。

縣官第一句問道：『這個人是誰殺的，知道一些嗎？』

他道：『是我！』

縣長又問：『怎樣殺的呢？』

他回說：『頑要頑要！』

縣長道：『殺人要償命的呢！』

他又說：『這個實在！』

縣長就吩咐底下人帶他進縣。

他說：『有趣得很！』

就是這樣，縣長等一行人押着他回縣當兇手辦了。

（流傳於江蘇崇明）

道士先生

殷作洮

每天近午時，我們時常可以遇到一位四十上下年紀的先生。他常從北門街的倉前巷往那土地廟旁的一家鴉片館走去。每天，他穿着一件灰布長衫，戴着一頂褪色的絨帽頂。

那位先生有一張滿面烟容的臉，兩頰淺灰色的髭鬚，和一個高大的鼻子。他走路時常聳着肩，搖晃着身子。

他有一種怪脾氣：就是走路時一面走一面不住地吐痰，每吐一口痰，就轉了一個圈。這事很引起路人發笑。

他在街上給每個人讓路。他在這街上走了四十年，沒有一次曾想過這街上的許多東西都已改變。

那位先生是做道士的，名叫周小郎，人家都叫他『道士郎』。

道士郎住在北門大街，住宅的門頭貼着一張很大的紅紙，上面書着『廬山道教』幾個大字。

他家幾世人都做道士：曾祖父，祖父，他自己。

他是這鄉鎮中最蹩腳的一個道士，——早年他的生意還很好——因為有一年，他在某個村落中給一個農人請佛驅鬼，半夜回家時，有一個鄉下人作弄他，在他的辮子上繫了一張竹葉，那時是冬令時候，西北風刮得嗚嗚地，天空是一片烏黑，野外昏黑得對面不見人。他在冷清的田野中步着，腦後辮子上的竹葉給風吹着，發出嗚咽的泣聲，他以爲後面有鬼隨着。他念了一個符咒打去，可是不見効，後面仍是噓噓的響着。他慌張了，他即忙踏着大步急走；而後面噓噓的聲



音愈叫得響起來，他嚇得滿身是汗，心
房不住地跳着。他一路喊鬼，一路奔
跑，後來他奔到自己的家門口時，他急
急的敲了門，他的妻子慌忙得連衣服也
不及穿，便從床上滾起來開門。他走到
自己房子裏時，忙命妻子把門關上。

他的妻子被他嚇呆了，他躺在一張
破竹椅上，面色灰白，半晌說不出話
來，過了許久後，他才漸漸清醒過來。
他妻子問他什麼事，他說在那個人家歸
來，走到半路遇着了鬼，在他後面追

來，他念了許多符咒打過去，都不生效力，他愈逃得快，後面那個鬼愈追得緊，而且愈叫得厲害！

後來他們回到上房安睡時，他的妻子發現在他辮子上繫着一張竹葉，他這才明白方才所謂鬼者就是那張竹葉，但他已飽受虛驚了！

明天，街上都闕傳着昨夜道士給鬼趕，原來辮子上繫了一張竹葉的緣故。因為這樣，他的道士生意便冷落下去，家裏沒有一個人來上門。

幾年來他都在極困苦的生活中度日。

過了幾年的厄運，他的道士生意又好起來了，因為地方上不大太平，他求神，你祈禱，地方上所有的道士先生們都忙得不開交！

有一天，有個人請他去求神。他走到那戶人家，問明病由，他說

需要十個地方老人幫助跪下禱告上蒼代求。那患病者家屬去請來十個八十上下的地方老人，他把老人的名姓開給道士先生。這樣他便吩咐那人陳列起三牲福禮開始念起來。他搖了搖鈴，然後念了一段祈禱文，以後便通着十個地方老人的名姓給上蒼。他念到最後兩個老人的名字時，他認不得那人的名字了。那人的名字是姓潘名全科，他因為不識這三字，便糊塗地念了一聲『潘金斗』三字。那十個老人聽錯了以為他叫他們『翻觔斗』，他們便一齊躬起屁股翻了一個觔斗。他覺得莫名其妙，但也不理會他們。再最後一個的名字叫潘遇采，他却念了一聲『番過來』，那十個老人聽了都不高興：方才他叫他們翻了一個觔斗，他們覺得異常吃力，因為他們都是八十上下的年紀了，翻了一個觔斗已是上氣不接下氣了，現在又叫他翻過來，他們着實無能為力

了！因此他們一齊憤憤地說道：

『先生，我們請求你，你方才叫我們翻舡斗，我們翻了一個舡斗已是上氣不接下氣了，現在你又叫我們翻過來，我們着實無能爲力了！因爲我們的年紀都大了！求先生對菩薩說，請他赦免了我們吧！』

他是奇怪了，方才他是念他們的名字，並沒有叫他們翻舡斗，他想：他們一定誤會了他們的名字『番金斗』爲『翻舡斗』了！他心裏覺得很好笑，怪不得他念到『番金斗』這個名字時，他們一齊在地上打了一個舡斗！於是他對他們解說道：

我並沒有叫你們翻舡斗，我是念你們的一個名字叫番金斗呀！就是最後一個的番過來也是你們各位中間的一個名字呀！你們是誤會了

啊！」

「我的名字是潘全科，你怎的會念番金斗?！」

「我的名字是潘遇采，你怎的會念番過來?！」

他知道自己認錯了字了，臉上頓呈羞赤起來。

「你這狗道士，你怎的連潘全科，潘遇采幾個字都認不來，竟把牠念做番金斗和番過來，累得我們冤枉的翻了一個筋斗，竟連背骨都翻痛了！你這狗道士快滾蛋吧！」那個潘全科大罵說。

「給他滾蛋太便宜了他，我們把他拖着痛打一頓消消氣吧！」潘遇采怒得不可遏止了。

他聽見他們要打他，忙卸下道士衣趕緊逃了！

他們見他逃跑了，他們也不追趕他。他們心裏都覺得方才道士郎

認錯了字，所引起的這幕活劇串得很滑稽，他們各人眼睛互相覷了一下，不期然而然地鬨然大笑起來。

（流傳於浙江平陽）

究竟是誰

殷作洮

很早時候，那時窮鄉僻壤的村落中還沒有現在這種鏡子的，那時一般貴族、地主的閨秀，只曉得用「銅磨鏡」來照臉；至於那些破落戶的貧家女那就連自己容顏的好醜也無從分曉了。

却說有一個外國傳教師，他到一個很遠的鄉村去旅行，遺落一面從故鄉帶來的鏡子。這事到他走到一個旅店中歇宿時檢點行裝才發現，但已無從尋找了。

一個很暖和的春晨，郊野外靜悄悄地，太陽正從東方的天際升上來，四野繚繞着一股紫羅蘭的氣息。這時，一個農夫手捧着一個小木桶在田裏播種，他一邊走一邊撒穀種，嘴裏還哼着一曲很幽雅的山

歌。

他撒到一條田岸邊，停住脚步把腰一伸，忽見田岸上的草叢中有一個亮晶晶的東西閃耀着。他覺得奇怪了，他被一種好奇心所衝動，於是便慢步到那田岸邊，見有一個橢圓形的東西，他伸手把牠拾將起來，他懾住了，忽的這亮晶晶東西的上面現出一張紫褐色的三角形臉來，

『哎呀！這是什麼東西呢？』

他嚇得全身都麻木了，他急忙把那東西仍舊丟在草叢上。這時，他猛地在心窩裏記憶起一件事來：

『這一定就是我的父親（他的父親死了已十六年了），我記得那時我父親的面貌和這東西的形像一般無二的呵？！』

他從新把牠拾起來，重又仔細看了一下，把牠放在衣袋內，遂丟了未完的工作回家去。

他到家時，在臥房裏把那東西捧住看了又看，他的妻子從外面闖了進來，他忙把牠塞進衣袋裏去。

『你方才在看什麼東西呢？』妻子問。

『沒有，我並沒有看什麼東西。』他遮掩着說。

『我已看見了，你明明在看一個很精巧的亮晶晶的東西！』

『那個——那是——』

『那是什麼呢？』

『那是我的父親！』

她覺得很奇怪，他的父親不是死了嗎？

『你的父親不是很早就死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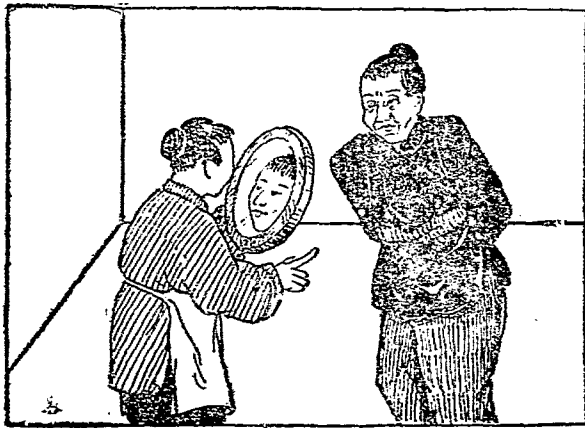
『是的，他很早就死了；但是他的靈魂現在還在，就是在那精巧的東西裏面。』

『那東西你可給我看嗎？』

『可以。』

他把鏡子從衣袋裏取出來交給他的妻子，立即鏡子裏面現出一個姣美的女人來。

『你說謊話，這東西裏面明明是一個女人，那裏是你的父親呢？』



她有些憤怒了，在她看了鏡子之後。

他弄得莫名其妙了，這東西裏面怎麼會變了一個女人呢？他心裏漸漸有些疑惑起來，由疑惑感覺着一種心悸的恐怖。

『你大約眼花了吧？』

『不，我一點也不會眼花。』

這時，她的妻子見他神態很不自然，她把他打量了一會，她似明白了一切的樣子，說道：

『我知道這其中的一切了，你一定在外面遇見妖怪了，這東西裏面的女人一定就是妖怪的變形。』他聽了她這幾句話後，心裏加倍的恐怖起來，全身的毛骨都戰慄了。

正當他們被那怪物所給予他倆的恐懼嚇得手足都僵了的時候，一

位和老乞婆一樣的婦人從外面跑了進來。她見他倆痴立在那裏動也不動，她知道今天家庭中定生了什麼意外的變故了。

『什麼事情呢？你們儘管在這裏傻頭傻腦！』

突如其來的聲音衝破他倆恐懼的思想。

『呀！母親——』她撲到老乞婆的懷裏，雙手緊抱着她的頸項，四肢不住地顫抖着。

『我的好女兒，告訴我，你們出了什麼事情？』

老乞婆也有些慌張了。

『媽，他今天——他——他今天在田裏播種，拾着一個怪物，一個可怕的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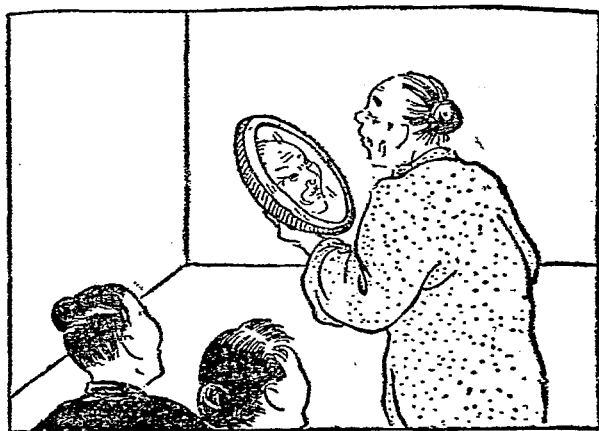
『現在在那裏？趕緊掙來給我看啊！』

老乞婆真的慌張了，上下齒不住地在那裏戰慄着，衰老的面龐上頓呈惶恐的表情。

他把那亮晶晶的他們稱爲怪物的鏡子遞交老乞婆，老乞婆伸出發抖的枯乾的手，捧住那東西不由自主地低下頭來認真的看了一下，那個怪物裏面竟變了一個衰老而臉上滿堆皺紋的面龐來：

『呀！這是個老狐狸精呀！可怕！』

他倆越發覺得奇怪了，怎的現在又



變了一個老狐狸精呢？

『我看見的好像是父親的面貌的形像。』他說。

『我看見的是一個花花女子的面貌。』她說。

『不，現在是個女性的老狐狸精！——總之，這是個怪物！妖怪本會千變萬化的！』老乞婆像對於妖精的實在情形很清楚，肯定地這樣說。

門外有敲木魚的聲音，他們聽見便一齊走了出來，是一個很齷齪的遠方的遊僧。

『大法師，我有個怪物，請你看一看，倒底是個什麼；我很相信你法師經法高妙，神通廣大，怪物見了你一定不會起變化，定會現出原形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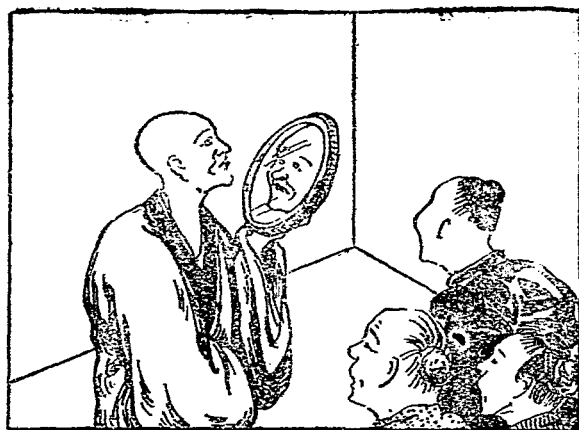
老乞婆見了那很髒的遊僧拱手懇求着。

和尚聽了心裏很奇怪：他跑了很遠的路，叩了幾千萬戶人家的門，從沒有聽見這樣的奇事，他壯着膽子試看這所謂怪物到底是個什麼，便向那婦人要那怪物。

『大法師，就是這東西！』

和尚忙伸手接過那亮晶晶的鏡子去，先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然後聳了一聳肩頭，張大了雙眼來看。奇怪，那怪物現出一個禿頭穢形而披件袈裟的醜和尚。這不能不使那遊僧也大驚大怪起來，但是過了一會之後，那遊僧放在心裏一忖，似乎澈底解決了這怪物的重大問題一般，開口說道：

『這不是怪物，這是濟公活佛！』



大家越加奇怪起來：覺得越來越莫名其妙了，由一個男子的形像變爲花花女子，再變爲老狐狸精，最後又變爲濟公活佛。

『我們不相信，』他們一齊喊着說。

『不信大家來看！』

於是幾個人一起圍攏來看。這時，那面鏡子的上面却現出他們各人的面貌來：紫褐色三角形的面貌，花花女子的姣美的面龐，老狐狸精，濟公活佛。

『呀！奇怪！呀！這麼多的各種各色的形像！』

和尚推翻他的肯定決斷。

『呀！父親的容像！花花女子！老狐狸精！濟公活佛！』他嚇得面色都變灰白了。

『這到底是誰呢？』老乞婆嚇得倒在椅子上了。

後來那面鏡子由那遠方的遊僧帶走，掣去埋在原來的地方的泥土底下，和尚念了一段經文，做了一個禱告才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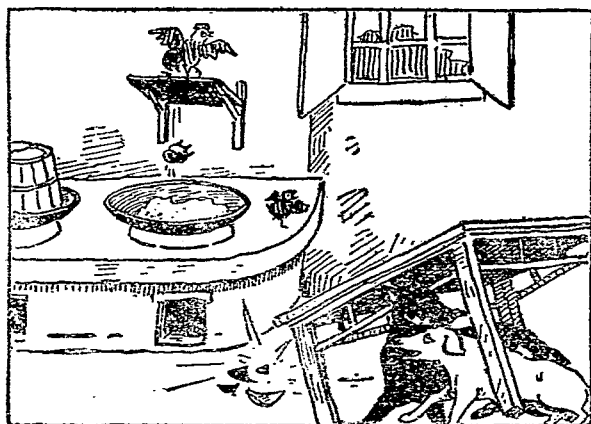
（流傳浙江平陽）

不吉利的話

龔祖興

一

有一個廚子專喜歡說不吉利的話。一天，他的主人家的兒子娶親，新娘的轎子剛進門的時候，照例要放鞭炮。湊巧在廚房桌子的下面有幾隻狗，聽了鞭炮的聲音打起來，把桌子上面的碟子打翻；同時雞也嚇得飛到灶上，把香爐打到飯鍋中。這件事發生之後，主人問廚子這是什麼原因，廚子說：「木籠子（指



轎子)進門放追魂炮的時候，把啃死人骨頭的狗嚇得停躲在人登几(指人睡的)底下，又把圓煞碟子打翻了。殃雞子又嚇得飛到望鄉台上，把末香(供死人的)碗子吊下倒頭飯內。」

(流傳於江蘇江陰)

二

李師善

在一個山裏住着一個人家，這人家新娶了一個媳婦，她是出名不會講好話的。因為她一開口就會講出不吉利的話來，所以她的母親叫她少開口。自從娶過來後她簡直一句話都沒有講過。一家人看她少講話倒也很以為幸；因為她的不會講好話，全村的人都早知道了的。

有一天親戚家生了一個兒子，因為是晚年得子，所以大開其湯餅筵。別人都有事出去了，所以他們叫新娘去道喜；雖然他們知道她不

講好話，可是過門之後却未曾講過不吉利的話，所以就派她去道喜。這一天她打熬着不講一句話，親戚家倒也很歡喜；因為她一去他們就怕她講出不吉利的話來；可是她却終於不曾講一句不吉利的話。所以送她出來的時候，人們就稱贊她。於是她說了：『今天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那麼你們的孩子死掉了，我可不管！』

(流傳於江蘇吳縣)



吉利話

竺培元

有一老人爲他兩個孫子取了兩個名字，大的叫「招財」，小的叫「進寶」，他的目的是可以時常聽到吉利的口彩。

有一年的正月初一，招財進寶到他祖父房間去賀年，那老人還沒有起身，聽到敲門聲以後，他知道兩個孫子來了，他有心想要討一個吉利，所以有意不開門的問道：『是何人來了？』他的二位孫子却回答道：『禍（奉化土音，卽我也）來了！禍來了！』那老人還想補救的說道：『是不是招財進寶來了？』招財進寶却偏偏答道：『禍來了！禍來了！』那老人反而得了一個沒趣。

（流傳於浙江奉化）

耐氣做人

竺培元

當一個女兒出嫁的時候，她的母親對她吩咐道：『你要耐氣做人，要爭氣。』她以為母親對她說是『你要耐屁做人，要掙屁！』她於是唯命是從，出嫁以後，有屁即耐，永不讓她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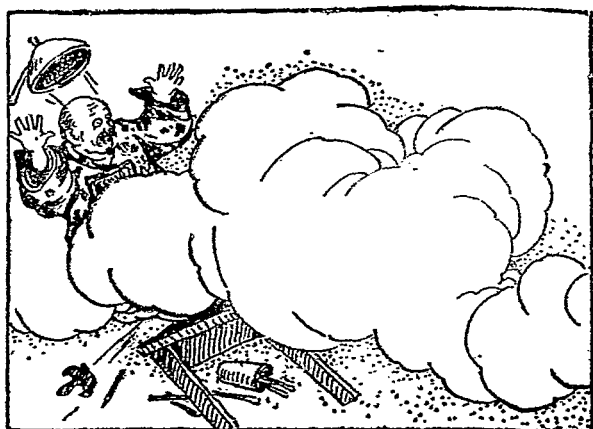
三年以後，有一天她回娘家去了。她的母親見她面黃肌瘦，就問她是什麼道理，她就埋怨的答道：『都是你吩咐我的，你叫我耐屁做人。所以拼命的耐屁，現在弄得我面黃肌瘦！』她的母親辯道：『我要你耐氣，我並沒有叫你耐屁，快回去將屁去撒了！』

她回到家裏，就在房間裏登上馬桶，不意不放則已，一放則不可收拾，竟至彈穿馬桶，自己身體亦高聳數尺，於是房間的傢俱，也被

她弄壞了。

她的婆，聽見媳婦房中，乒！乒！叮鑿之聲，於是到門縫（空洞）去窺視，不想她剛剛對門縫放了一個重屁，門已打開了，而婆亦被她打死了，她的公便將她捉將官裏去。經過的路上，又有一個漆匠被彈到半天，跌下的時候也死了，於是又有漆匠的家屬一同到官裏去。

當官升堂的時候，官問她：『你爲什麼害死了婆婆，又將漆匠害死？』她說：『並非我有意要害她們，實在因爲我的屁的緣故。』官怒道：『你放屁，那裏屁能打死人的？』『大老爺，我說的都是實情！』『那末你使使看！』『大老爺，大堂上不敢放屁！』官答道：『恕你無罪！』於是她對着官便放起了，一放之後，那官從前堂一直打到後堂，打得頭破血流。



幸而那官尙是明白，即刻出來
說：「你是實情，恕你無罪，快出
去，免得再放！」

（流傳於浙江奉化）

呆子呆孫

施雅珩

王家有祖孫三代。父名王老兒，子名王獸子，孫名小獸子。除開老的是一個精幹的人以外，這兩個都是呆的，所以有這個渾名。

有一天王老兒吩咐他的孫兒小獸子，拿了兩隻碗兩個銅元到街市去買一個銅元醬油，一個銅元醋，小獸子就依命出去，恐怕忘記，一路喃喃地記著。

走到半路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不知那個銅元是買醋的，那個銅元是買醬油的，就連忙退回去問清祖父。

祖父道：「傻孩子，銅元是一樣的，無論那個都可以。」

於是他又走了，走到半路的時候，他忽然又想起，不知道那隻

碗裏是盛醬油的，那隻碗裏是盛醋的，就又連忙退回去問祖父。這時祖父氣恨交加，罵道：

『傻子，碗是一樣的，你回來做什麼呢！』於是祖父就用棍子痛打他。這時鞭打和謾罵的聲音，夾着小獸子的哭聲送到王獸子的耳朵裏。他聽見了，連忙跑上前去，站在他們前面就用力地自己打起自己來。

這時王老兒弄得莫名其妙，爲什麼他打孫兒，連他的兒子也自己打起自己來了，就停住問他，王獸子也住手的回答道：

『你可以打人家的兒子，難道我不可以打你的兒子嗎？』

（流傳於江蘇崇明）

私塾裏的老先生

施雅珩

威嚴的老虎臉的一位私塾裏的老先生，沒有那個小學生見他不畏懼的，尤其是在作文題交不出卷子的時候，因為這一定要受吃戒尺、立壁角、或跪燈籠亮的處罰的。

有一天，這位老先生出了一個題目，限他們在數小時內交卷，自己却坐在椅子裏靠着棹子打起瞌睡來了，發出呼呼的鼾聲。

幾個頑皮的學生，專心嬉戲，看見先生睡了，就一齊到外邊場上去捉迷藏、踢毽子的去頑耍了，但是恐怕先生要來追趕，於是就想個法子，把先生的長辮梢緊緊地繫在椅背上。

小學生遊戲的噪雜聲，把這位先生驚醒了，他擦了擦朦朧的睡

眼，睜開一看，學生都出去了，卷子一本也沒有交來，不由得怒氣直沖，拿了戒尺，向外就趕。不意且走且拖，竟把後面的那張椅子連着辦梢拖走，這時他覺得又重又痛，回頭一看，原來是這樣的把戲。他明知是那幾個頑皮學生鬧的，俏皮的玩意兒，這時更覺得火上添油，就用力地把辦梢拉下，直向許多學童那裏追去。

學生知道先生已中了他們的巧計，但是這時候見了先生手中的東西——戒



尺——却個個都很害怕，先生把他們捉來每個打了幾下重重的板子。

學生挨了這頓苦打之後，更想報復。他們又想出了一個更俏皮的法子，知道先生是不好再鬧的了，於是就跑進去鬧起師母娘娘來了，拿許多乾石灰放在師母娘娘的淨桶裏。後來師母娘娘小便的時候，石灰被尿溶化，放出盪熱的蒸氣。弄得她火燙似的十分難熬，這樣他們就算出了氣。

（流傳於江蘇崇明）

女婿與鵝

陳春詠

一個人有兩個女婿：大女婿家裏很富有，甚得丈人文母的青睞；二女婿家裏很窮，所得到的自然是白眼了。有一天，大女婿回來了，丈母在廚房殺鵝款待，恰巧二女婿也回來了，丈母連忙把鵝藏到稻草堆裏去，然而已給二女婿看見了，他便假裝不知，走進來向丈母說：『丈母！我家裏的塘漏水了，想請你借些稻草去塞塞水渠，可以嗎？』

『唔，唔，可以的。』丈母終於不好推却的答應他了。二女婿於是便跑過去把丈母藏鵝的草帶鵝抱了就走。丈母看看不是路，趕快追了出來說：

「姑爺！姑爺！我那兒有一隻
鵝！我那兒有一隻鵝！」但二女婿却
裝着聽不清楚，當她是叫他回去吃飯
的，答道：

「我肚子不餓，我肚子不餓！」
抱着鵝飛奔的跑了。

（流傳於廣西）



呆女婿

沈企璋

一

有一個女子很聰明，長得也很秀麗，但從小已由父母許配給某甲，就嫁了去。那知某甲是既愚而笨的人，她祇得織些布藉以糊口。

一天，她對某甲說：『拿了這疋布到鎮上布莊裏去賣。』

某甲背了布，一直走到鎮上，東張西望，看不見莊在那兒。後來他看見了鎮上的大橋，他就喜歡地自言自語道：『橋樁呀，橋樁呀，我尋你半天了，原來是在這裏，快把我的布買了吧。』

但是橋沒有答應他，他就提了布，狠命的向橋腳上去撻。

一個老頭兒剛好走過去，他本來認識某甲的，問明了緣故，就

說：『不要撻橋，布也不要賣了，今天我送你兩個饅頭吃吧。』

於是老頭子到一家店定做了兩個饅頭給他，同時說：『記清楚，這個是你吃的，那個一定要給你的妻子吃。』

他回去告訴妻子道：『莊上不要布，碰到李老伯送我兩個饅頭，說這個給你的。』他一面吃着，一面遞過去。

她沒有說什麼，把饅頭撕開，裏邊有一張小小字條寫着『一朵玫瑰花落在糞窖裏』十個字。她很生氣，就跑回娘家去。

某甲不知道爲了什麼，一天天過去，妻子總是不回家，自己去叫，也叫不回。有一次，他又碰到那個老頭子了。他就拖着說：『李伯伯，還我的妻子來。』

老頭子說：『怎麼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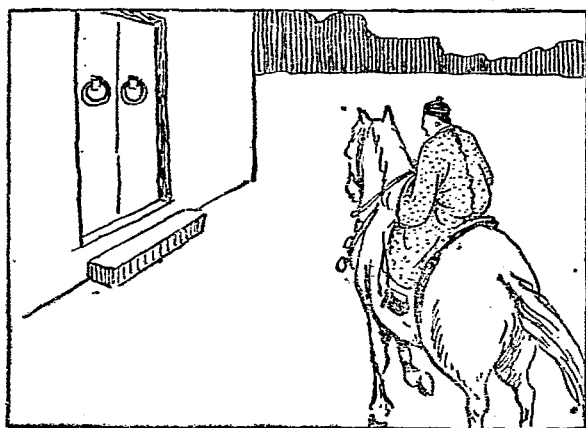
他說：『自從她拿了你給的饅頭，吃也沒有吃，就跑回娘家了。現在祇向你要人。』

老頭子笑說：『不要急，包在三天內還你。』

到了第二天，老頭子騎了馬，老是在那女子的宅旁走來走去，馬鈴不住地響。

那女子開門問道：『誰呀，老是在這裏轉？』

老頭子說：『是我，丟了一條馬鞭



子，總找不着。」

女子說：『原來是老伯伯，不知丟了怎樣的馬鞭，』說着，也出來幫他尋。

老頭子說：『鞭子是一根豆箕。』

女子笑道：『原來是豆箕，那值得什麼，到我柴堆上再找一條就算了。』

老頭子嘆一口氣道：『不是這樣講，元配到底是元配，倘使找不着，我也不要別的了。』說着兜回馬走了。

女子默默不語，她想到了丈夫，想到了『元配到底是元配』這句話，又回到某甲家去了。

（流傳於江蘇崇明）

二

陳春詠

從前有一個很傻的人，但他的妻子却非常聰明的。一天，妻給了母鷄一隻，糠數斤叫他挑到市上去賣，臨行時并且吩咐他說：

『母鷄每斤最少要十八文錢，糠每斤最少要三文錢才好賣。』傻子敬謹的應了，他因為恐怕忘了，一路念着：『母鷄十八糠三文，母鷄十八糠三文，』不提防在路上把脚一滑，就忘記了。後來還是他聰明一點，彷彿的記了起來，



但剛剛把雞和糠的價錢倒了轉來，他說：

『母雞三文糠十八。』到了市上，人人都搶着買了他的雞，糠總沒有過問的。傻子等等天黑了，沒精打采的收拾担子回家。剛巧那時市上有一個專門靠欺騙人討飯喫的人。他把一雙角放在馬的頭上，說他的馬生角的。這個傻子太傻了，他走上前去，把馬角一碰，馬角就脫了出來。那個人一手執住他要他賠償馬角。傻子沒法，祇得把賣雞所得的



錢悉數給了那人，但只得半數，那人還要他寫了賠馬角錢的契子，約定明天到他家裏去討。傻子畢竟是傻子，他都照樣的做了。回到家裏，他的妻滿臉笑容的迎了出來，問他賣雞得了多少錢。傻子垂頭喪氣的把擔子丟在地下，說道：

『得了什麼，賣雞的錢還不夠賠馬角的錢呢！』妻驚奇的問道：

『什麼賠馬角的錢？馬那裏有角的呀？』這時候傻子才恍然大悟，一五一十的說給妻聽。妻聽了說：『這是不要緊的，明天他來時，我自有方法對付他的，你放心吧好了。』

明日，討馬角錢的人真的來了，他的妻出去應門，討馬角錢的人問：

『某人在家裏嗎？』

『不，不在家。你找他作甚？』他的妻這樣的答。

『我找他討馬角錢呢！』討馬角錢的人又說。

『他不在家，他找黃鱸鱗去了。』他的妻又這樣的說。

『你真是傻子，黃鱸那會有鱗的呀？』討馬角錢的人又這樣說。

『黃鱸沒鱗，馬也沒有角的。』他的妻又這樣的答。這時候傻子在房裏哈哈笑的跑了出來，說道：『剛好，剛好，對脫過了，對脫過了。』那討馬角錢的人祇得啞口無言的跑了。

（流傳於廣西）

三

熊志蘭

某人，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同二女兒，都嫁了如意郎君；但是三女兒却嫁了一個呆女婿，他家裏沒有錢。有一次他的妻子從母親處拿

回些錢，於是叫他賣田鷄做小生意。他挑着一擔田鷄往街上跑，不久他想去小便，田鷄在籠裏咯咯的叫，他以爲田鷄也想去小便，把田鷄也放出去小便。怎知等了許久，田鷄還沒有回來。他回家去告訴妻子。妻子說，你下次應該把籠蓋用石頭壓好，田鷄就不會跑出去。又有一次，妻子叫他賣鷄蛋，跑到路上，他又要去小便了，這次他很當心的把籠蓋用石頭壓着，怎知鷄蛋已被石頭壓得粉碎，回家後，給妻子大罵了一頓。

（流傳於廣東梅縣）

四

龔祖興

一天，痴女婿的丈人過八十歲的前一天，他的妻子對他說：『你明天去拜壽的時候，應該唱一個曲子。』於是她就唱道：

『巧人兒呢。』

『巧人兒呢，』痴女婿學道。

他的妻聽了說：『你的聲音不好聽。』他照樣的學一句，妻子更怒道：

『晚上不和你睡覺。』

第二天，他去的時候，照他妻子教他的唱道：

『巧人兒呢。』

小姨子在旁聽了說道：

『你的聲音不好聽。』

『晚上不和你睡覺。』他得意的說。

（流江傳於江蘇江陰）

五

葛世雄

上

丈人的壽辰快要到了，妻子吩咐呆女婿到城裏去買布來做新衣，穿了可以去拜壽。她曉得丈夫太呆笨了，臨行的時候說：「布要挑揀的，質要細，我們拿布向陽光的時候看不出光來，這布可以買了。」

呆女婿進城找了許多布店，沒有合意的布匹。他是多麼無聊呵，無意走過一爿紙紮店有紙衣服在那裏出賣，就買了一套，店主以爲他燒給死人，不知他已穿上身了。

許多人發現奇蹟，活人穿死人衣服了。呆女婿安然的走過，他們的驚視目光一點也沒有留心。他以爲這套衣服可以使妻子喜歡了，天曉得，天下雨，一套新衣糟了。

中

呆女婿是健忘的人。妻子想織布來做衣服，叫他到丈人家裏去借一架布機來，再三的叮寧：『你不要忘記去借布機，布機。』

呆女婿記了幾遍，覺得很順口，容易極了。就隨即走向丈人家去。忽然在路上跌了一交，好容易爬了起來，忘記自己幹的工作了。記了半天，才知到丈人家去有點事。到了丈人家，丈人很客氣的招待，他只說：『肚饑，肚饑。』丈人馬上叫人燒許多飯給他吃，他還是說：『肚饑，肚饑。』呆女婿只記妻子來叫他借『肚饑』的，很恨丈人連『肚饑』都不懂，臉紅紅的生着氣。

後來幸虧丈人聰明，終於悟了出來，把布機借了給他。

背着布機走到半路上的呆女婿，歇了歇力。

「你是四隻腳的，我雙隻腳來背你嗎？哼哼！」

呆女婿新發現這布機四隻腳，想，叫它自己走吧，於是他先回家了。

妻子在別的地方，借了布機，織好了許多布，除了自己做衣服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這些布攞起來沒有用，叫呆女婿去賣了來。

背了布，呆女婿只聽了妻子的話要揀大戶人家賣。一走走到一座大寺院，一尊彌勒佛坐在當中。他看見這份人家很不錯，大的門戶，大的建築，於是笑嘻嘻的走了進去，把布攞在佛的足下，看見彌勒佛不穿襪，也不穿衣，一定是沒有布的原故。生意來了，他問佛要不要

布。佛是笑的，他以爲要了，把布放在裏面走了。

等妻子叫他從速去取回布，布已經沒有了。不知道是誰拿去了。

下

呆女婿不見了布，受了妻子的埋怨，心裏很是生氣。想尋着了白布，再和妻子交涉。

看見一大隊出喪的人來，他們的頭上都有白帽子的，心想白布都是他們偷去的呵。

『爲什麼你們偷我白布呵，你們這些賊。』

他去奪回白布。回答他的不是話，也不是辯論，只是一頓白打。

他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妻子，想在妻子那裏求得一點公理。偷了他的白布，還要打他，這是什麼道理呵。他的妻子笑得流淚了，氣得講

不出話了。

『你不應該，呆子，他們在出喪，死了人，心裏多悲傷，你何以說是賊呢？你的打是白打的。』

『真的嗎？』他疑心的問。

『下次再遇到這些事情，應當幫忙他們哭，而且說苦呵，死得可憐呵。』

呆女婿記牢了。遇到一份人家正在做喜事，居然有鼓手，熱鬧非常。又是死了人，可以哭了，呆女婿這樣想。接着就哭了起來，喊了起來。這家生氣極了，歡歡喜喜的日子給這人說得不利市了，給他一頓飽打。

呆女婿要是沒有妻子的說明，『喜事人家，應該要叫好呵，你們

福氣好……』他不會明白爲什麼要打他的。

他想試這些讚美的名字用到喜事人家裏去的。他看見火燒，火光紅紅，這熱鬧的情形與喜事人家頗有共通點，便不知不覺的喊叫，『好呵，你們這份人家福氣好呵！』

他們圍打了呆女婿一頓。呆女婿哭着回去了。埋怨着妻子，『都是你不好，叫我叫好，福氣好。』

妻子問，『他們是不是火光冲天的。』她疑心到是火燒，如果是火燒，怎樣好去讚美呢？『不去幫忙救火，還要喊好，你這呆子，自然要給人打，你想好好的東西火燒了痛心不痛心！』

呆女婿以爲妻子的話是對的。走過鐵匠店的門口，火光紅紅，他想又是火燒，馬上用水去澆。鐵匠大生氣，狠狠的打呆女婿。這呆女

婿很傷心的回去，想妻子安慰他，反而給妻子一頓罵：『呆子，他們是在打鐵呵！你去幫他們打倒可以，那有用水去澆的！』

幫人家的忙去打的話記牢了，第二天碰到兩個人在打架，呆女婿以爲他們也需要他去幫忙打在一塊兒。他也加入打他們兩個人，沒頭沒腦的打過去。打得他們兩個人生氣了，他們想，我們有我們的道理打架，你，第三者一點理由都沒有的要打我們起來成什麼話！他們很生氣，回敬呆女婿，呆女婿又被人圍打一頓。等到回家才知道他們在打架宜去解勸，不應該幫忙打的。

兩頭牛在山野鬥得利害極了，我們的呆女婿看見了就去和解，給牛角觸得出血。妻子看得怕極了。

『啊，你身上那裏來的血，給誰打出血的？』

呆女婿把過去說了一番，還是帶哭帶啼的。

「唉，你怎把牛當做人了呢，牛鬥只能用火在腹下燒，那裏可以去相勸呢。呆子，呆子！」

呆女婿在家安靜了好幾天，又出外去玩了。那時候是新年正月，大家都在路上相碰到的時候都是拱手作揖，這種樣子有點像牛鬥。呆女婿在別的地方找到稻草，放在兩人的中間點起火燒着，這怎不使人發怒，而并給人白打。唉，這頓打，好像中國人的唯一的教訓方法。

呆女婿哭着回去。妻子覺得他可憐極了，竭力的安慰他。又說這是人們在拜年，不是角鬥，不應該去燒火的。呆女婿看着妻子的眼睛似乎在說她何不早一點告訴他，省得有這一次大辱。

可是呆女婿去外的時候，他走到水白坊裏，看見水白彷彿跟他在

拜年，水白的聲音又似乎在說『恭喜，發財。』他也打揖的回拜，也說『恭喜，發財。』慢慢的慢慢的走近去，人埋沒在水白裏，於是人間傳說呆女婿失蹤了。

我們的呆女婿懷着熱情死了，他還不知道他的死因在什麼地方呢？

(流傳於浙江杭州)

六

梁培樹

有家人家，有個蠢子郎(即呆女婿)，他的妻子叫他拿匹白布出去賣。對他說：『你將布賣給硬點的人！』她的意思是要可靠點的人。誰知他一出門，就每個人身上摸一下，覺得人家都太軟。走到廟裏，摸摸坐在中央的一位，實在硬，而且笑嘻嘻的，再和氣也沒有了，就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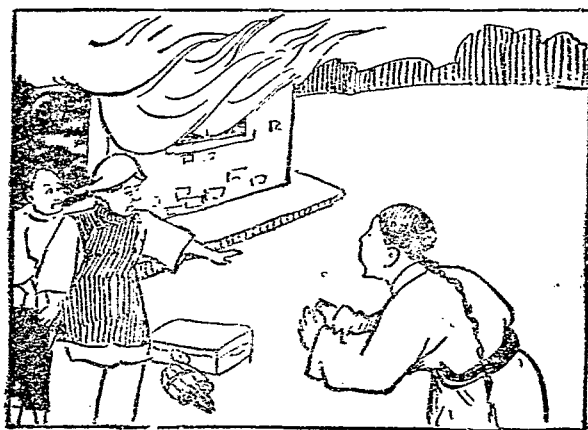
他說：『喂！先生，我把布賣給你吧。』就把布放在他身上，回去，興高彩烈的告訴他的妻子。誰知竟被她大罵，而且命他去將布取回。

他去找布，可是早已不知去向，沒奈何，祇好走出來，正碰着人家出葬，許許多多的白布，他就拉着幾個孝子不許走，除非他們還布。結果被打一頓，回去告訴了妻子方知他們是出葬，她說：『蠢東西！你看見這麼許多人吹吹打打就常幫他們的忙，痛





哭一頓
呀！——
他自己
以為知
道，跑
出去，
遇着人
家的喜
事，許
多人吹



吹打打，他連忙跑去大哭一場。結果又遭毒打，妻子告訴他：『你看見紅的就當說「恭喜恭喜」呀！』

他剛走出門就看見人家起火，燒得滿天紅。他以爲是喜事，馬上跑去「恭喜恭喜」的唱個不停，人家氣極了，又將他毒打一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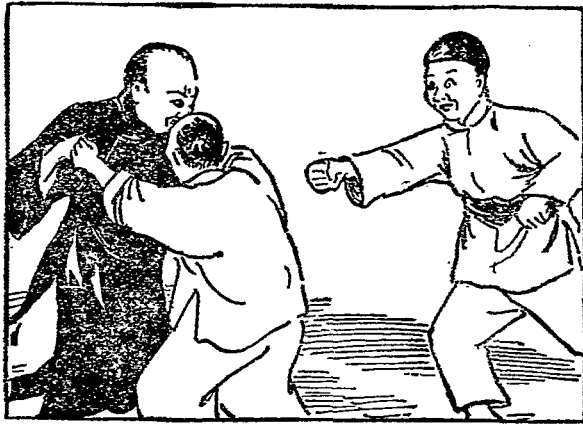
他妻子又對他說『這是人家失火，你看見有火星，就當拿水來弄滅呀！』後來他出去，又碰着人家打鐵，他看見火星四飛，以爲這一定是失火了。



連忙拿了兩桶水淋在上面，幾個鐵匠無可如何，祇有打他一頓出出氣。

他妻子看見他哭着回來，問明原因，對他說：「這是人家打鐵，你看見兩個人在『我一下，你一下』就當幫着去打！」

他剛出大門，就看見兩個人扭在一團，你一下，我一下地打個不休。他似乎很乖似的幫着去打，那打架的兩個人，正在氣頭上，又碰着第三個人，就兩個人連合起來打得他半死。



他的妻子氣極了，對他說：『你這個人真蠢得像豬，兩個扭在一起，就當去勸開他們，叫他們不要打了呀！你怎麼還去幫着他們打呢？』

後來他又出去了，看見兩頭牛在鬥架，他好意去勸道：『咳！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誰料一句話還沒說完，就是一下，牛角穿過了他的肚子，痛得無可奈何，祇有回去。剛走過池塘邊，聽見一個青蛙往下一跳，打着水聲『撲痛』。他恨極了說：你們





這些東西，真欺人，你看，這麼大的一個洞，還說「不痛」！」

（流傳於湖南長沙）

七

殷作洮

某處鄉村裏，住着一個富翁，名叫袁大有。他的家產萬貫，生平做人很是慷慨，時常有許多錢救濟窮人，因此他的名望很大，遠近各村莊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善人。

他年逾半百，膝下只生三個女兒：大女兒嫁給城中一個教書先生；二女兒

也許配一個讀書人爲妻；惟有頂小的女兒嫁給一個農人爲室。

那個農人名叫陸阿炳，是個三十上下年紀的人，性情遲鈍，而且有些猥氣。他有一張紫褐色的臉，高大的身軀，一對粗大而又深濃的眉毛，和兩頰淺灰色的髭鬚。

他爲人很勤謹，一年四季都忙忙碌碌的在田裏耕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年四季的光陰都消磨在田園之中。

他沒有什麼嗜好，旱煙是不會吸的，可是很喜歡看小說：街坊上賣的那種石印本子如粉粧樓呀，梁山伯祝英台呀，一類的舊小說他最喜歡看。每於耕田回家之時，他便點着一盞豆油燈坐在臥房裏很有興趣的看着，常到夜靜更深才上床安寢。

一天傍晚時候，阿炳從田裏耙田回來，走到自己住宅的柵門口，

見老婆送一個男子出來，連忙從窄狹的田徑中彎了過來，迎了上去和那人打個招呼：

『阿寶哥，今天什麼風把你吹到我這裏來的呀？！』

『你難道忘記了嗎？你的岳父明天請年酒，叫我過來請你們夫妻明早過去吃酒。』

『唔，——唔！』阿炳微微一笑。

那個男子向阿炳這樣說了後，又詢問一些田園裏的事，便看一看天色，跨着大步回去了。

第二天清早，阿炳和他的老婆打扮得一身簇新，帶了一大包禮物到他岳父那裏去吃酒。

從阿炳住的村莊到他岳父那裏去的路只有四五里光景，他們夫婦



兩個在幾條彎曲的田隴中走一會便走到岳丈的村莊上了。袁大有和大二兩女婿早已在大廳上等了許久時候，阿炳走到岳丈面前很恭敬的作了一個揖，同時很客氣地同兩位姨丈打招呼。

上筵時候，阿炳和他兩位姨丈、岳父、還有幾位不認識的老人坐在一桌，對面女人一桌。袁大有今天很快樂，高興。酒飲半酣時，袁大有提議命三個女婿做詩，題目是『騎馬比快』。誰人做得騎馬最遠而又最快，賞他銀子一罐。

袁大有這主張一提出、大女婿，二女婿都首先拍掌贊成，阿炳默無言，因為他識字不多，不會做詩。

後來因為在座的那幾個老人也都贊成，此議便通過了。阿炳老婆坐在對面那張桌上很不快活，面色沉將下來，她恨自己的父親不明白，他分明知道三女婿是個農夫，不會做詩，偏要提出這個主張。

這樣，於是袁大有命大女婿先做起。大女婿搖着頭口裏哼唔了幾句，便開口吟道：

『水上放金針，岳丈騎馬到天津，騎去又騎轉，水上金針尚未沉。』

袁大有聽了便笑將起來，說道：『快極！快極！』
大女婿的面上現出得意的微笑。

袁大有坐在那裏很興奮的笑了一陣，命二女婿做。二女婿不慌不忙，從座位上立起來走了一圈，念道：

『火上燒鵝毛，岳丈騎馬到牛莊，騎去又騎轉，火上鵝毛尙未焦。』

袁大有聽了拍着桌子叫道：『更快！更快！』說後笑得連臉上皺紋都消滅了！

這時對面女人席上各個却贊許二女婿的詩做得好。阿炳坐在那裏輾轉不安，他左思右想，想不出一句話來，眉頭緊蹙着，心裏好不焦燥。阿炳老婆比阿炳加倍的難過，面上紅一陣白一陣，她着實替阿炳發愁，怕的是阿炳做不出詩來，要被他們奚落。

這時岳母坐在對面，因為誇許二女婿發笑笑得很起勁的緣故，忽

放了一個響屁，阿炳聽了心裏似有所會，就哈哈大笑起來。

『阿炳，你笑甚呢？現在輪到你了，你快些做出來吧！』

阿炳立起來高聲哼道：

『岳母放個屁，岳丈騎馬到幽冀，騎去又騎轉，岳母肛門尙未閉。』

阿炳的詩引得滿座的人都鬨然大笑起來，那幾個老人笑得連眼淚也流了出來！岳母坐在那裏被阿炳這麼一哼，弄得羞慚無地，低下頭來，又是生氣又是好笑。

『這才真快！阿炳的詩雖然做得沒有大二兩姊夫那般文雅，但論到騎馬遠而且快，那就算他了！這罐銀子應當賞給阿炳！』

一會兒過後，一個老人止住他的笑聲這樣品評說。

阿炳這時心裏着實快活，他的老婆簡直快活得發狂了！
後來這罐銀子賞給阿炳。

（流傳於浙江平陽）

八

章素吾

有一家人，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嫁了一個秀才先生，二女兒嫁了一位舉人老爺，可是這個三女兒却偏偏不幸，嫁了一個獃子。

一天丈人請三個女婿吃酒，在吃酒的時光，便出了一個題目，『什麼東西最快？』要三個女婿答覆。丈母娘在裏面聽出題目，知道三女婿一定是對不出的，所以便偷偷地躲在門背後好告訴他。

大女婿說：『金鑽落水，騎馬到山陰，騎去又騎來，金針還未沉。』二女婿說：『火燒眉毛，騎馬到餘姚，餘姚回轉來，眉毛還沒

焦。」輪到三女婿馱子，便聽着丈母娘說話。不料丈母娘話沒說，忽然放了一個屁，馱子聽見，意爲丈母娘告訴他的話，急忙說：「丈母放個屁，騎馬到諸暨，騎去又騎來，丈母屁股還沒閉。」丈人聽了說：「快雖然快，可是太粗俗了。」丈母娘在門背後聽得兩眼發怒，可是也沒法想。

（流傳於浙江餘杭）

九

孫俊在

某處地方，有一個呆子，他在迎娶的那天，一定要去拜見岳父母；但他因爲不知禮節，不會說話，心裏又十分憂懼，恐怕要鬧出笑話。於是他在迎娶的前一天，去請教隔壁的王老伯。但王老伯家裏的人很多，又未便啓齒。所以他就暗暗地牽了王老伯的衣袖出門：王老

伯並不知道他的用意，也就跟了走出門來。到了沒有人的地方，他便把來意說明：要請他教上幾句普通應酬的客套語。王老伯知道他是呆子，就有意弄弄他的玩意兒，對他說：『我們且慢慢地向前面走，我教給你聽好了。』呆子很高興，於是他們兩個人就並肩地向前走着。

走了半天，王老伯也並沒有和他講一句話，他們祇是向前走。後來，走到一個很大的樹林邊頭，他們聽見樹林裏有無數小鳥在那裏喧嚷，嘈雜不堪。忽而，不知從那裏來的一隻鷓鴣，直向樹林裏飛去，於是那些小鳥就寂靜無聲。呆子看了很奇怪，就問王老伯道：『這叫做什麼？』『這叫做鷓鴣一到，鳥雀無聲。』呆子聽了，馬上默誦幾遍，牢牢記在心頭。後來，他們又走到一處小河的邊頭，看見河岸上種着一叢很美麗的鮮花，河岸下有一個碗大的水洞，田水從這裏汨汨

流出，聲音很好聽。呆子又問：『這叫做什麼？』王老伯回答他道：『這叫做「上頭看看花纍纍，下頭一個大漏洞」』。呆子聽了，又牢牢地記在心頭。這樣他們走了不多時，也就回來了。

明天是呆子的迎娶期了。他一早起來，就把昨天王老伯教他的兩句套語，背了幾遍，免得臨時忘掉。

女家一般男女親戚，因為聽說新女婿是呆子，所以都要來細細裏瞧瞧，尤其是一般插得花朵朵的小姐少奶奶們，更外興高采烈。他們一等到呆女婿的轎子臨門，就高聲地喊着：『看呆女婿！』『看呆女婿！』呆子聽了，十分忿恨，睜圓了眼睛，從轎子裏直跳出來。怒目向四面一望；當時許多圍看的人，都不做一聲，默默地望着他，呆子就高聲叫道：『鵲鷹一到，鳥雀無聲。』說着，便大闊步地向裏面進

去。一般圍看的人，有的大笑不止，有的却道：『不要叫他是呆子，他倒會把自己比鵲鷹，把我們比小鳥哩。』後來，呆子拜見了岳父，不做一聲；許多女人又圍着他，向他嘲笑。他看得實在心火上昇，不可遏止，就大聲叫着：『上頭看看花纍纍，下頭一個大漏洞。』說得那些圍着嘲笑的女人們，個個面上紅雲，粉頸低垂；而一般男人們，却又大笑不止了。

（流傳於江蘇江陰）

一〇

施雅珩

有一個呆子婿因爲不會說漂亮話，就不敢到岳家去。妻子交給他三千二百文錢，叫他去請先生教四句話。於是他就跑到一個老學究那裏學會了下面的四句：——

(一) 鄉間女子靠籬笆

(二) 兩個農夫急急爬

(三) 狗咬君子君子避

(四) 雌牛反套雄牛巴

這樣他能說了這幾句漂亮話，就到岳家去，他看見姨妹正靠在籬笆上，就信口念第一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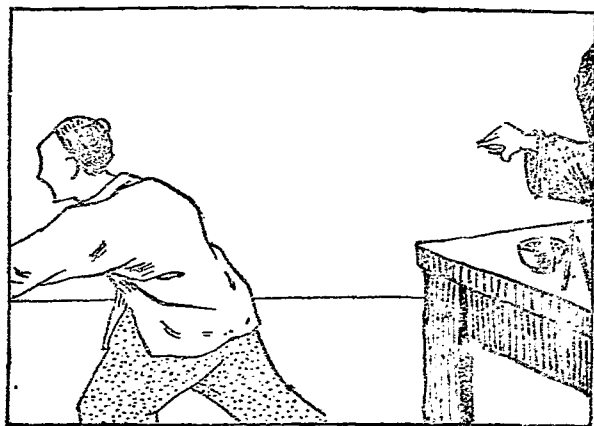
「鄉間女子靠籬笆。」

岳父母聽了，都覺他聰明而贊嘆着。後來他看見兩個妻兄正在吃飯，就又信口念第二句道：





「兩
個農夫急
急爬。」
妻兄
聽了稱他
農夫好不
客氣，心
頭忿恨，
要打他，
他就逃，
又念第三



句道：

『狗咬君子君子避。』

這時丈母見他逃走，連忙出來追趕勸阻，他又念第四句道：

『雌牛反套雄牛巴。』

這樣惹得丈人心頭火起，弄得他吃了一大頓的打。

（流傳於江蘇崇明）

一一

施雅珩

有一個呆子婿，因為不懂事，恐怕惹人訕笑，不敢到岳家去陪客吃酒。他



的妻子就想出了一個妙計，對丈夫道：

『我用一條繩子，繫在你的腳上，我立在屏門後面，手把繩子牽好，拉一拉，你就動一動筷，這樣一定不會鬧出笑話來的。』

呆子想這條妙計，倒是很好，於是就到岳家去，居然很有禮貌的陪着客人。妻子一拉的時候他就一動筷。

忽然來了一隻母雞，右腳被繩子纏住了，不能解脫，所以牠就連連的跳撲，竟把繩子急忙地牽動。這時呆子以爲是妻子的暗示，就用筷連夾再夾把盆、碗、杯、碟中的東西都吃完了。并且口中還嚷道：

『這樣，太使我來不及吃了！』

於是大家都覺得奇怪，好笑。丈人丈母見他當着客人露出這樣的傻氣來，都氣壞了。

一二

竺培元

有一個呆女婿，只要他做出來的事情，沒有一件不開出笑話來的。做妻子的一定不喜歡她的丈夫呆笨的，有一次岳父做壽，照例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應該到的，呆女婿也不得不去。他的妻子想，如果叫他一人去吃壽酒，非鬧出笑話來不可，所以她想出一個方法。當他吃酒去的時候，他的妻子就用一根繩捆在他的腿上，又捏着他一端的繩頭。當他的妻子一拉，他就吃一筷菜，這樣說定了。到了吃壽酒的那天，所有的客人女婿都來了，呆女婿也像很大方的坐着。當坐攏吃酒的時候，呆女婿和他的妻子果然這樣實行起來。他起初是一筷一筷的吃着，以後，來了一隻老雞娘，剛在生雞子以後，就亂飛的飛了出

來，恰巧在呆女婿脚上所縛的一根繩子上捆住了。老雞娘就拚命的顛，這一顛就非同小可，呆女婿以爲叫他吃得快，他就拚命的吃，老雞娘越顛越利害，呆女婿沒法，就把小帽子翻轉，把菜蔬都倒進去，引得一堂客人，都轟然大笑了。

（流傳於浙江奉化）

後記

以上這二十五篇趣事都是一九三一年復旦大學民間故事研究班上同學們記載的，我彙集起來，以作紀念。

萬事不求人與三問題、一個聰明的女孩子等歐洲故事大約是有些關係的。

道士先生前半的記載，倘若確是民間流傳的話，那末這故事在明朝就已經有了；因為方孝孺的越巫中所記的也是類似的事。

關於究竟是誰，友人婁子匡曾寫了一篇很有精采的短文鏡中影載杭州民俗週刊第二十五期，讀者可以參看。這在太平廣記裏就已經有記錄了。

呆子呆孫似乎在笑林廣記或類似的書裏已早有記載。

呆女婿十二篇，前四篇較爲罕見，後八篇則流傳極廣。

第五六兩篇都是遭逢毒打的事。第五篇多了拜年和水白的情節，第六篇多了蛙說不痛的情節，都是與尋常所傳說稍有不同的。水白的結局極似吉訶德先生刺風磨。

第七篇騎馬比快的酒令也較爲罕見。普通都如第八篇所說，地名用山陰、餘姚、諸暨，均在紹興附近；而第七篇的地名却是天津、牛莊和幽冀，都是北方的。倘若這故事不是在浙江流傳的，我真要疑心這是因爲適應環境而有更動的了。

最後兩篇繩與筷的故事，在印度寓言裏也有異式。

趙景深校後記，一九三二，五，一四。

一九三二年六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二月再版

小朋友趣事

實價二角

編者

趙景深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蔚文印刷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電話三六〇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南京 開封 雲南
成都 廣州 重慶 汕頭

北新書局



6